

初期「大乘佛法」

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 第三章

西元前一世紀中，「大乘佛法」開始興起，這是傾向於理想的、形而上的，信仰而又通俗化的佛法。

大乘經典的傳出，從內容的先後不同，可分為「初期大乘」與「後期大乘」。大概說：以一切法空為了義的，是「初期大乘」；以一切法空為不究竟，而應「空其所空，有其所有」的，是「後期大乘」。

第一節 初期大乘經的流布

一、初期大乘從智慧信多方面開展

釋尊入滅了，在「佛弟子的永恆懷念中」，不能滿足於人間（涅槃了）的佛陀，依自我意欲而傾向於理想的佛陀；如說如來無所不知，無所不能，無所不在。

佛是修行所成的，與聲聞弟子的修行，當然有些不同。從不斷傳出的釋尊過去生中的本生事跡，歸納出成佛的大行——波羅蜜多，譯為「到彼岸」，也是「究竟完成」的意思。六波羅蜜是成佛的因行，發心成佛而修行的，名為菩薩。

(1) 重悲的

佛是福德、智慧都圓滿的，依因果律，一定是菩薩長期修集福慧的成果。說一切有部以為要經三大阿僧祇劫；龍樹評斥說：「佛言無量阿僧祇劫作功德，三阿僧祇劫有量有限」！為法為眾生而無限精進，忘己為人，不求速成（不急求自己的解脫成佛，而願長期在生死中，從利他中去完成自己）。充分表現出菩提道無比偉大，受到佛弟子的讚仰修學，形成「大乘佛法」的洪流。

(2) 重智的

菩薩道繼承「佛法」，自利利他，一切都以般若為先導。般若的體悟法性，名為得無生法忍；知一切法實相而不證（證入，就成為聲聞的阿羅漢），登阿鞞跋致位（不退轉）；以前，名柔順忍。修菩薩行的，「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，大悲為首，用無所得而為方便」。菩提心，大悲，（般若）無所得，三者並重。「大乘佛法」的甚深，依般若無所得而顯示。

(3) 重信的

菩薩行太偉大了！一般人有心嚮往，又覺不易修學成就。恰好大眾部等，說十方世界現前有佛；於是信增上人，以念佛（及菩薩）、懺悔等為修行，求生他方淨土，見佛聞法，而得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

「大乘佛法」是多方面的，傳出也是多方面的；而「初期大乘」的主流，是般若為導的，甚深廣大的菩薩行。重信行的，重智行的，重悲行的，大乘經從多方面傳出，都以修行為主的。

二、「初期大乘」經的傳出與南北邊區佛教有關

約自西元前五〇年，到西元二〇〇年頃，「初期大乘」經典，多方面傳出。以鳩摩羅什所譯龍樹的『大智度論』與『十住毘婆沙論』，是屬於西元三世紀初的論典。「論」中廣引大乘經，性質都是初期的。

大乘經從那些地區傳出，一部分是可推論而知。如：

1『般若經』原始部分，集成「下品」，一般稱「小品般若」。再擴大成「中品」，一般稱「大品般若」。再擴編為「上品」的十萬頌。

『道行般若波羅蜜經』卷四說：從南印度而西而北。這說明，「般若法門」是起於南印度，大眾部系的化區。流行到西（南）印度，分別說部中，法藏部等的化區。再到北印度，（罽賓）以烏仗那為中心的地區。

2『華嚴經』，龍樹論所引，已有初二品，「十地品」，「入法界品」。

「入法界品」以文殊師利南下，教化福城(覺城)的善財童子，發菩提心，然後不斷的南行，參訪善知識，表示在家菩薩的修行歷程。

在說一切有部中，善財是釋尊的「本生」事跡；「入法界品」以善財窮追不捨的精神，作為求法無厭，無限精進的菩薩典型。善財所住的福城，考定為古代烏荼，現在奧里薩的地方。這裏瀕臨大海，與龍樹入龍宮得『華嚴經』的傳說有關。

南方傳出的『華嚴經』部分，也流傳到北方。大部『華嚴經』的集成，在印度北方。

3「初期大乘」經中與文殊師利有關的不少。經說：文殊是從東方寶氏世界、寶英如來那邊來贊助釋尊弘法，也獨當一面的說法。文殊從東方（也可說南方，已屬南印度）來，是「初期大乘」經的一致傳說。『華嚴經』後出的「菩薩住處品」，說文殊住在東北的清涼山；文殊也就漸漸轉化為中國五臺山的菩薩了。

4 重信願的（大本）『阿彌陀佛經』，原本著重無量光；從落日潛暉，而以那邊的無量光明

（淨土）為理想。無限光明的仰望，有崇仰太陽的意義。因波斯教，無限光明神，是人類永久幸福所仰望的；波斯就是安息。『外國記』傳說：安息人不識佛法，而有念阿彌陀佛的信仰。正說破了彌陀淨土與印度西北的關係。

故知「初期大乘」的主要教典是：1『般若』，『華嚴』（部分）；及思想介於二者間的**文殊教典；重於菩薩的深廣大行**，普入世間的方便，是**興起於南方，傳入北方而大成的**。 2**重於信願的**，如『阿彌陀佛經』，是**起於北方的**。

「初期大乘」的興起，是教界的共同趨勢，適應邊區而面目一新。 1 南方——烏荼，安達羅興起的大乘，傳入北方。 2 北方大乘以（罽賓）烏仗那為中心，向東西山地延申；向南而進入平地，就是犍陀羅——眾香城。這一帶，是「大乘佛法」非常興盛的地區。這一地區，由於民族複雜，長期共存，思想比較能兼容並蓄，如聲聞五部派的戒律，都在這裏流行，就是一例。同時，印度各方面的政權起伏，而佛法卻是超政治的，由南而北，也由北而中而南，到處暢通。南、北思想的流通與相互影響，不因政治而有所限礙。 **總之，「初期大乘」的興起，與南北邊區佛教的開展有關。**

以下只取大綱、重點

第二節 深智大行的大乘

一、「初期大乘」與「佛法」的不同

1 發心、目標不同

「**初期大乘**」經，部類眾多，法門也各有所重，而同以「發菩提心，修菩薩行，成就佛果」為目的；與「**佛法**」的修出離行，不同。

2 重「法」而不重「律」

「**佛法**」是「導之以法，齊之以律」，以達成正法久住，利樂眾生為目的；而「**初期大乘**」，是重「法」的自行化他而不重「律」的。

3 世俗與勝義諦

「**佛法**」是緣起說，從人類現實身心中，知迷悟、染淨的必然而通遍的「法」，觀一切為**無常、苦、無我我所**而契入的。「**初期大乘**」卻以為這些是**世俗諦說**，要**依勝義諦說**。

4 次第與直入

依「佛法」說：「先知法住，後知涅槃」。然在「初期大乘」，無論是利根、中根、鈍根；初學、不退轉，都直從與涅槃相當的「甚深處」入門。

5 關於涅槃的名稱

涅槃是聖者自證的，非一般的意識分別、語言文字所能及的。不可說是「有」，也不等於「無」，『阿含經』只以遮離、譬喻，及「微妙」等形容詞為方便來表示。大乘『般若經』中，所說種種深義，都是涅槃的異名。如無生，離，滅，是『阿含經』常用來表示涅槃解脫的。空、無相、無願，是趣向涅槃的甚深觀行。(真)如、法界、實際，在『大般若經』中，類集為真如等十二異名。如、法界等，『阿含經』是用來表示緣起法的；但在大乘經中，都作為勝義諦、涅槃的別名。

6 證入與不證入涅槃

大乘甚深義，從「佛法」的涅槃而來。但在「佛法」，見法涅槃——得涅槃智的阿羅漢，是「不再受後有」的；而菩薩的修「空性勝解」，直到得無生忍，還是不證入涅槃。

7 二乘的涅槃如化城

1 起初，菩薩無生法忍所體悟的，與二乘的涅槃相同，這表示大乘初興的含容傳統佛法。2 但菩薩是勝過二乘的，菩提心與大悲不捨眾生，是殊勝的。智慧方面，依般若而起方便善巧，菩薩自利利他的善巧，是二乘所望塵莫及的。發展到二乘的涅槃，如化城一樣，佛的涅槃才是真涅槃！

8 「生死與涅槃」的二而一。

「佛法」的緣起說，多在先後因果相依的事說，也就以緣起為有為，以涅槃為無為，意解為不同的二法。「大乘佛法」中，空性、真如、法界等異名的涅槃，是不離一切法，即一切法的，如『般若經』說：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；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。

9 涅槃的超越又內在

涅槃是超越凡情的，沒有能所相，沒有時空相，沒有數量，彼此差別相（近於某些神秘經驗），是不能以心思語言來表示的。

「佛法」重在超脫，所以聖者入涅槃的，不是人類的祈求對象；但不能滿足世俗的迷情。「大乘佛法」的涅槃，可說是超越而又內在的，不著一切，又不離一切。大乘行者的超越修驗，結合了佛菩薩普化無方的信心，一切是一，更表現為一與多的互相涉入，如『大方廣佛華嚴經』

說。這樣的境界，對眾生來說，只能存在於理想信仰之中。

二、般若空義的闡揚

在大乘興起中，般若法門得到最大的發展。『般若經』重於菩薩行，以般若攝導六度萬行，趣入一切智地，特別是空義的闡揚。

1 「空」的內涵

「空」，本於『阿含經』的無我我所空，是各部派所同說的。『原始般若』部分，只說離、無所有、無生、無所得等。「下品」——『小品般若』所說「一切法空」，還是總說而不是別名。「中品」——『大品般若』，依大乘義而為種種空的類集；似乎「空」是『般若經』的心要了。其實，『般若經』所說的空（性），是深奧處，與無生、真如、法界、涅槃等同一內容。所以「空」，固然是修行重在離妄執，脫落名相的體悟，也是形容聖者心境的了無住著，無所罣礙。

2 本性空、自性空

『般若經』說空，著重於本性空，自性空。

「本性空」是一切空的通義。自性空，是說勝義自性（即「諸法空相」）是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、不增不減的。自性是超越的，不落名相的無為（涅槃）。

但在經中，也說世俗自性是虛妄無實——空的，說無自性故空。在大乘論義中，無自性空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；然以『般若經』來說，空，是以真如、法界等為準量的。菩薩的空相應行，是自利利他的，體悟無生而進成佛道的大方便。

3 以二諦來解說眾生心境、佛菩薩智境的不同

大乘以真如、法界為準量，即一切而超越一切，不可說、不可示、不可分別。但在菩薩修行中，又說六度、四攝、成熟眾生、莊嚴國土；這在眾生心境中，不免難以信解。『般若經』「方便道」中，以二諦來解說，也就是勝義諦中不可安立，依世俗諦作這樣說。這是以眾生心境、佛菩薩智境的不同來解說。

然一切本性空，一切本來清淨，眾生也本來如此，為什麼會生死流轉，要佛菩薩來化度呢！「佛法」依緣起，成立生死流轉、涅槃還滅；從眾生現實出發，所以沒有這類疑問。大乘經重在修證，出發於超越的證境，對生死流轉等說明，不太重視。

凡夫的生死流轉，根源在無明，這是「佛法」所說的。依『般若經』說，菩薩以般若而不起執著，不執著而能得解脫。

三、般若與方便

「般若波羅蜜」，在菩薩修學中，是最重要的。般若以無所得為方便，然方便有多種意義，1 對般若的「體真」，而論悲願利濟的「涉俗」。般若與方便，是成佛的兩大因素，而且是相助相成的。沒有方便的慧—般若，是要證實際而成小果的；沒有般若的慈悲方便，只是人天善業，對佛道來說，都是繫縛。2 在菩薩利他行中，「方便」受到重視，成為七波羅蜜說。六度加方便、願、力、智，成為一般定論的十波羅蜜，是屬於「後期大乘」的。「方便」在「大乘佛法」中的重要性（更影響到「秘密大乘佛法」），是應該特別重視的。

四、「方便」在大乘解脫的形式與方法上的差別

解脫是「佛法」的修行目標，「大乘佛法」稱為「不思議解脫」，形式與方法上，差別的重點，就是**方便**。

1 形式上：大菩薩利益眾生的方便示現，不一定是人

一、菩薩道是依釋尊過去的本生而形成的。在本生中，修菩薩行的，不一定是出家的。如善財所參訪的善知識（菩薩），多數是人，**有的是鬼神**：這樣的菩薩而修菩薩行，當然與「佛法」不同了。

2 菩薩以不同身分，普入各階層

二、「佛法」中，在家是可以證果的，但住持佛法，屬於出家僧。遵守傳統制度，與社會保持適當距離，對佛法的普化人間，似乎有所不足。

「大乘佛法」的菩薩，以不同身分，普入各階層，從事不同事業。就是現出家相的文殊菩薩，不在僧中兩安居，而在「王宮采女中，及諸淫女、小兒之中三月」，也與傳統的出家生活不同。這一大乘的方便風格，正是受了流行這一地區，重「法」而不重「律」的大眾部系的影響。雞胤部主張，衣、食、住一切隨宜；北道部說有在家阿羅漢。南方大乘——「文殊法門」，「入法界品」所表現的解行，就是在這種**部派思想**上，適應地域文明而發展起來的。

「原始般若」應用**否定的、反詰的語句**，本與「文殊法門」相近。「般若」**流入北方而大成**，**改取平實的語句**，且引用說一切有部等術語。「**入法界品**」善知識的種種方便，不妨說是集當時「文殊法門」的特性，而以善財童子的參學，表示出**大乘方便的特色**。

3 方法上：菩薩道的作風是「無差別說」（煩惱即菩提）

三、**修學菩薩道的作風**，也與「佛法」不同，如說：此土釋尊的教說，是差別說。釋尊總

是呵責煩惱，勸弟子捨斷煩惱，以無漏智得解脫。文殊國土的「無差別說」，是「皆依勝義」。這才能不著煩惱又不離煩惱，不著生死而不離生死。這就是一般所說的煩惱即菩提，文殊法門著重於此。「菩薩不斷煩惱」只是制伏煩惱，淨化煩惱，留一些煩惱，才能長在生死，利益眾生。對菩薩修行成佛來說，如有善巧方便，煩惱是有相當意義的。

「初期大乘」佛法，著重於**勝義法性的契入**，所以能不離煩惱、不著煩惱，於生死海中利益眾生，以圓滿一切智——無上菩提。本著這樣的慧悟，攝化眾生，也就處處可行方便。對於傳統的「佛法」，是有衝擊性的；所以佛教界有「大乘非佛說」，及聲聞法是「小乘」的相互對立。

五、究竟圓滿的佛果

十方諸佛的淨土，抑揚讚歎，是「為人生善」，引發人的信心而已。**佛果，是修菩薩因行所成的，是「大乘佛法」的通論。**

人間成佛的釋尊，由於本生等傳說，修廣大因行，怎麼成了佛，還有多種不理想的境遇？

1 依此而引出**方便示現的化身，真實的法身——二身說。**

2 然「初期大乘」如『華嚴經』說：毘盧遮那與釋迦牟尼，是同一佛而隨機所見不同。 3 傳統說，前佛涅槃，後佛繼起。如西方的阿彌陀佛，壽命無量無邊，還是般泥洹後觀音菩薩便當作佛。4 說得突出些的，如『法華經』開權顯實，會三乘歸一乘；說法者是釋尊，接著顯示釋尊的法身，成佛已經很久了！

佛的究竟實義，到底是**常住不滅**呢，還是**有盡而後佛繼起**呢？不過，『法華經』還是說本行菩薩道而成佛的。

第三節 方便易行的大乘

「大乘佛法」還有重信仰與通俗化的一面，對「大乘佛法」的發展演化非常重要。

一、念佛法門

為了適應**慧弱信強**的根性，生怕墮落，沒有現生修證的自信。**「佛法」有六念(六隨念)法門。**遭遇恐怖的，特別是病重而瀕臨死亡邊緣的，可依六念的修行（憶念），能得到心無怖畏。**六念是：念佛，念法，念僧**，是憶念（信敬）三寶的功德；**念戒**是憶念自己的戒行清淨；**念施**是憶念自己所作的清淨布施功德；**念天**是念六欲天，有信有戒有施的，不會墮落，一定能生於

莊嚴的天界。

大乘念佛法門的開展，也是為了佛德崇高，菩薩行偉大，佛弟子有心嚮往；但想到長期在生死中利益眾生，又怕在生死中迷失了自己。所以依信願憶念力，求生淨土，能見佛聞法，也就不憂退墮了。念佛法門的廣大發展，說明菩薩行是甚深廣大的；修菩薩行成佛並不容易。往生淨土而不憂退墮，正與六念，特別是念天意識有共通性。

大乘的念佛法門，眾多而又廣大。除『阿彌陀經』，『阿閼佛國經』，編入「寶積部」以外，在『大正藏』中，主要是編入「經集部一」。念佛的目的是為了：

一、「往生佛國」：念佛而往生佛國，可以見佛聞法而不斷的進修。

二、「不退菩提」：念佛的能不退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也就不會退墮二乘了。

三、「得陀羅尼」：陀羅尼的意義是「持」，念佛能生生世世不忘失佛法。

四、「懺悔業障」：在「佛法」中，懺——懺摩的意義是「容忍」，求對方或僧眾，容恕自己的過失。悔是 desana 的意譯，直譯為「說」：毫不隱瞞的，在大眾前，陳說、發露自己的過失。因犯了戒的，內心有罪惡感，是會障礙進修的。所以釋尊制律，要弟子們隨犯隨懺，保持身心的清淨（也就是僧伽的清淨），能向上進修。「佛法」的懺悔法，是懺悔當前所犯的過失；而大乘的懺悔，是在十方一切佛前，懺悔現生的，更懺悔無始以來，過去生中的惡業。所以經中每有念佛可消除多少劫惡業的話。

二、易行道

大乘以念佛為主的「易行道」，是廣大的，如『舍利弗悔過經』所說，十方佛前懺悔，勸請，隨喜，迴向；這是多數經所說到的。『華嚴經』的「普賢十願」，依此而湊成「十」數。

一、念佛：這是主要的，如稱佛名號（讚佛），禮拜佛，供養佛；深一層的是觀念佛。二、懺悔。三、隨喜：見聞眾生的功德（善心，善行），不嫉忌而能生歡喜心；「隨喜」是「佛法」

所說的。四、勸請（請轉法輪，請佛住世）：釋尊覺得佛法甚深，眾生不容易領受，有「不欲說法」的意思。由於梵天的勸請，才大轉法輪。晚年，因阿難不請佛住世，佛才三月後涅槃了。

大乘行者深信十方有佛，所以請初成佛道的說法；請要入涅槃的住世。這是願望佛法常在世間，為苦難眾生作依怙，出發於虔誠的護法心。五、迴向：迴向是迴轉趣向，將自己所有念佛等

功德，轉向於某一目標。『普賢行願品』說：「迴向眾生及佛道」。一切功德，迴向給眾生，與眾生同成佛道。『大智度論』說：自己所作的功德，是不能迴向給眾生的；但自己功德所得

的福報，菩薩可以用來利益眾生，引導眾生同成佛道。這樣的迴向說，才沒有違反「自作自受」的因果律。

以念佛為主的修行，龍樹的『菩提資糧論』、『寶行王正論』，都以佛前懺悔等行法，為初發心菩薩及日常的修持法。中國佛教的早晚課誦，及禮懺的「五悔法」，都是這易行道的普及流行。

三、造像與寫經

西元前後，「大乘佛法」開始流行，恰好佛教界出現新的情況：造像與寫經。

一、造像。「佛法」本是不許造像的，所以當初佛教界，以佛的遺體——舍利造塔供養外，只雕刻菩提樹、法輪、佛足跡等，以象徵釋尊的成道、說法與遊行。念佛也只憶念佛的功德（法身），因為佛是不能從色身相好中見的。

但西元前後，犍陀羅式、摩偷羅式的佛像——畫像、雕刻像等，漸漸流行起來。這可能 1 由於大眾部的「佛身無漏」，相好莊嚴，影響大乘經（成為「法身有色」說）；2 也可能由於西北印度，受異族（希臘人，波斯人，塞迦人，月氏人）侵入，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，適應一般信眾而造佛像（菩薩像）。佛像的興起，終於取代了舍利塔，表示佛的具體形象。

佛像的塑造，當然是使信者禮拜，得種種功德；而重要是激發念佛三昧的修行。修念佛三昧，依『坐禪三昧經』，『思惟略要法』等說，都是先取像相，憶念不忘，然後正修念佛三昧的。如修般舟三昧成就的，佛現在其前，能為行者說法，答行者的疑問。修行[瑜伽]者因此理解到：佛是自心所作，三界也是自心所作的。自心是佛，唯心所現，將在「後期大乘」、「秘密大乘」中發揚起來。

二、寫經：結集的聖典，一直在口口相傳的傳授中。錫蘭傳說：西元前四二——二九二年間，比丘們在中部摩多利的阿盧精舍，誦出三藏及注釋，書寫在貝葉上，以免聖典的散失遺忘。這是錫蘭的傳說。在「大乘佛法」的初期傳出中，如『般若經』，『法華經』，『阿闍佛國經』等，都說到書寫經卷；可見「寫經」成為這一時期的學風。

佛法本是正法中心的，但在三寶中，正法缺少具體的形象。自書寫經典流行，經典的書寫，經書的莊嚴供養，寫經來布施他人，成為「十法行」的三項。寫經等功德，給以高度的讚歎。對經書「敬視如佛」；「則為是塔」，以法為中心的大乘行者，幾乎要以經書（莊嚴供養）來代替舍利塔了！佛弟子——善男子、善女人們，讀、誦、受持、解說、書寫大乘經的，稱為

「法師」——法唄匿，這是甚深經法的通俗化，「唄匿者」是以音聲作佛事的。 讀、誦、書寫的功德，更有種種的現生利益，那是適應世俗，類似一般低級的神教了！

四、天菩薩

「佛法」所說的天，無論是高級低級的鬼畜天，都是生死流轉中的苦惱眾生。從發心修行，究竟解脫來說，人有三事（憶念、梵行、勇猛勝）勝過諸天，所以「佛世尊皆出人間，非由天而得也」。因此，諸天只有表示護法的真誠！不歸依天神，是「佛法」的根本立場！

「大乘佛法」興起，由於「本生」的傳說，菩薩也有是天、鬼與畜生的出現。如『大樹緊那羅王所問經』，是（鬼）緊那羅菩薩。『維摩詰經』說：「十方無量阿僧祇世界中作魔王者，多是住不可思議解脫菩薩」，那是魔天菩薩。重要的是（鬼）夜叉，經中有金剛手，或名執金剛，或譯金剛密跡力士，從手執金剛杵得名。帝釋也是夜叉天，是夜叉群的大王。經律中說到一位經常護持釋尊的金剛力士，在『密跡金剛力士經』中是發願護持千兄——賢劫千佛的大菩薩，所以沒有聽說過的佛事、佛法，如如來身、語、意——三密，就由這位金剛密跡力士傳說出來。

『華嚴經』以毘盧遮那佛為主；依「十地品」說，是與印度的大自在天，同住色究竟天而成佛的。毘盧佛的兩大脅侍，文殊與普賢菩薩，其實是釋尊人間與天上的兩大弟子的合化：文殊是舍利弗的梵天化，普賢是大目犍連的帝釋化。與色究竟天成佛，綜合起來，表示了佛法與印度天神的溝通。夜叉天身相的菩薩，在『華嚴經』中，地位非常高，與「秘密大乘佛法」是一脈相通的。

大力鬼王與高等畜生天的菩薩化，與鬼神等結合的咒術等世俗信仰，不免融入佛法。

「大乘佛法」的天菩薩，勝過人間（聲聞）賢聖；在天上成佛，適合世俗迷情；而人間勝過天上，佛出人間的「佛法」，被顛倒過來了。

「初期大乘」特重文殊菩薩，稱為「諸佛之師」。與文殊有關的教典，多為天子說法。佛、天的合流，已經開始。但「初期大乘」的為天菩薩說，還是菩薩道的深智大行，佛果的功德莊嚴；與後來以普賢菩薩（金剛手等）為主，適應低級天的法門，意境還是不同的。

五、結語

「大乘佛法」在深智大行的主流下；通俗普及，以信為先的方便道，也在發展中。高深與通俗的統一，似乎入世而又神秘化；終於離「佛法」而顯出「大乘佛法」的特色。